

沙陀早期歷史與東遷代北考述

黃淑雯*

摘要

唐代末年，因為李克用家族的崛起，使得默默無聞的少數民族—沙陀，受到同時代人的重視。本文主要在探討，自唐貞觀中葉(627～639)到宣宗大中年間(847左右)到朱邪赤心立足代北的二百多年間，沙陀部落的歷史發展及東遷過程。

首先探討沙陀的族屬及居住地，可知沙陀出自西突厥別部處月部，唐初游牧於北庭。然唐初並無沙陀部記載，因而由西突厥的分裂，唐太宗、唐高宗經營西域等事為線索，追尋沙陀的蹤跡。

中唐以後，沙陀飽受唐朝、回鶻、吐蕃等三大強權的影響，於二十年間，展開三次遠距離遷徙，最後遷徙到代北。

最後探討沙陀部如何立足代北過程。在整個遷徙過程中，除可見部落由衰轉盛的過程外，也可窺看四周強國的勢力消長。

關鍵字：唐代、沙陀、代北、李克用

*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Shatuo and Its Eastbound Migration to Daibei

Huang, shu-wen

Abstract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Lee Ker-jung leads to the contemporaries to lay eyes on Shatuo, then an unknown minority.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two hundred years or so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hatuo and the process of its eastbound migration from the middle period of Tang's Tai-chung Emperor (627~639) to the years of Shuan-chung Emperor (circa 847) when Chu-hsieh-che-hsing settled in Daibei.

The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Shatuo's subtribes and their inhabitation shows that Shatuo was first originated from the Chu-yue of West Tu Que, nomad in Bei Ting in early Tang.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documentary record of Shatuo in early Tang, the option left is use the split of West Tu Que and the reign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s by Tang's emperors of Tai-chung and Kao-chung as leads to trace Shatuo.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Tang, Shatuo, sufferi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ree major powers, Tang, Hui Hu and Tu Bo, began three long range migrations within twenty years and finally settled themselves in Daibei.

Last was the study of how Shatuo settled itself in Daibei. During its migrating process, how a tribe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weak to strong and how the neighboring powers rose and fell may well be observed.

Key words: Tang Dynasty, Shatuo, Daibei, Lee Ker-jung

沙陀早期歷史與東遷代北考述

黃淑雯

第一節 前言

中國歷史上的五代時期(907~960)，有三個政權—即後唐、後晉、後漢，皆為沙陀人所建立。為何沙陀人所建立的王朝能立足於五代，且控制北中國達二十九年(923~951)，最關鍵的人物為沙陀政權的開創奠基者—李克用(856~908)。¹然本文主題並非探討沙陀政權的建立，而是研究沙陀民族早期歷史與輾轉遷徙的原因。

《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上》記載：

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道，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指朱邪赤心，即李國昌）始賜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²

唐莊宗指李存勳(885~892)，李克用之子，後唐政權建立者。由《新五代史》之言觀之，沙陀部是因李氏而強盛，故沙陀早期史料與李克用家族有關，本文即由此家族著手，進而探究沙陀一族早期歷史與遷徙。

現存研究沙陀早期歷史的基本文獻，主要有《舊唐書·西突厥傳》、《舊五代史·唐武皇紀上》、《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上》、《新唐書·西突厥傳》、《新唐書·沙陀傳》、《資治通鑑》等書籍。今以這些書籍為主，探討沙陀部落的遷徙，與鄰近強國的互動關係，及如何立足代北。

第二節 唐初至天寶年間事蹟

有關沙陀屬於什麼民族，首見於《冊府元龜·外臣部·種族門》³，載沙陀

¹ 有關李克用詳細事蹟，詳見拙文《李克用研究》，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5年6月。

² 《新五代史》(以下簡稱《新史》)卷4，〈唐莊宗紀上〉，頁40。

源於西突厥別部處月部。《舊五代史·唐武皇紀上》、《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上》，曾提及沙陀族屬及遷徙。《新唐書·沙陀傳》則為沙陀民族立傳，記載最為完整。茲先分列如下，再做分析。

一、《舊五代史·唐武皇紀上》

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隴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貞觀中(627～639)為墨離軍使，從太宗討高麗、薛延陁有功，為金方道副都護，因家於瓜州。太宗平薛延陁諸部，於安西、北庭置都護屬之，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陁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陁，故因以為名焉。永徽中(640～655)，以拔野為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

曾祖盡忠，貞元中(785～804)，繼為沙陁府都督。既而為吐蕃所陷，乃舉其族七千帳徙於甘州。盡忠尋率部眾三萬東奔，俄而吐蕃追兵大至，盡忠戰歿。祖執宜，即盡忠之長子也，收合餘眾，至於靈州，德宗命為陰山府都督。⁴

二、《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上》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李存勳)，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

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808)，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

三、《新唐書·沙陀傳》云：

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633)，太宗以鼓纛立利娑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真舐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懼，率處月等入朝。而步真勢窮亦歸國。其留者，咄陸以射匱特勒(勤)劫越之子賀魯統之。⁵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沙陀最早現蹤於貞觀中(627～639)，部落活躍於北庭地區。按「北庭」指的是北庭都護，武后長安二年(702)，因東突厥、吐蕃窺伺西域，於庭州(新疆吉木薩爾縣北)設北庭都護，⁶實非太宗之際設置。北庭陷於吐蕃

³ 《冊府元龜》(以下簡稱《冊府》)卷 956，〈外臣部〉，〈種族門〉，頁 11252。

⁴ 《舊五代史》(以下簡稱《舊史》)卷 25，〈唐武皇紀上〉，頁 331。

⁵ 《新唐書》(以下簡稱《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3。

⁶ 《通鑑》卷 207，唐則天后長安二年十二月條，頁 6561。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頁 277，認為武周因西域突騎施烏質勒的崛起，及東突厥默啜、吐蕃之窺伺西域，故于長安二年在庭州設置一個與安西都護府同等的北庭都護府，治庭州，總理天山北路軍政。

則在德宗貞元六年(790)。⁷而其部落之名，來自於北庭有磧，故號曰沙陁。後因吐蕃與回紇交戰，被吐蕃強迫向東遷徙。

至於是否有沙陀部督府，《舊五代史·唐武皇紀上》、《新唐書·沙陀傳》中載高宗時設「沙陀都督府」，但《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上》則否認有沙陀府，只有金微都督府及幽陵都督府。

《舊五代史·唐武皇紀上》認為李克用為隴右金城人，本姓朱耶氏，並未明言其出於何族。《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上》、《新唐書·沙陀傳》則皆言其乃沙陀種，而沙陀係源於西突厥別部處月部，《冊府元龜·外臣部·種族門》所載亦同。然《舊五代史·唐武皇紀上》、《新五代史·唐莊宗紀上》僅載李克用一家之源流；《新唐書·沙陀傳》則詳敘其族源，傳中之「利邲咄陸可汗」、「步真」、「彌射」、「賀魯」等人，皆西突厥大酋，故沙陀於唐初活動與西突厥息息相關。今就《舊唐書·西突厥傳》、《新唐書·西突厥傳》所載，先瞭解〈沙陀傳〉所敘沙陀早期活動狀況，再探討李氏之先祖。

唐建國時(618)，西突厥領地「東即(東)突厥，西雷翥海(今鹽海)，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噶爾一帶)，北瀚海(今蒙古大沙漠)，直京師(今西安)北七千里」；⁸沙陀則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⁹其東即臣屬於東突厥之伊吾城(今新疆哈密)。多數學者認為，金娑山即今阿爾泰山、蒲類海即今巴里坤湖，沙陀磧即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¹⁰其游牧之地今稱巴里坤大草原，位於今新疆東部，現為哈薩克族居地。近來吐魯番出土之武周時期(690~705)文書中，有「沙陁口」¹¹之記載，似可佐證沙陀曾生活於此區。然據史籍，唐初並無「沙陀」部之記載，唯見「處月」部事蹟。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李靖平定東突厥，原臣屬東突厥之伊吾城降唐，唐

7 《舊唐書》(以下簡稱《舊書》)卷195,〈迴紇傳〉,頁5209。而《新書》卷217上,〈回鶻傳〉上,頁6124~5。

8 《新書》卷215下,〈突厥下·西突厥傳〉,頁6055。另參《通典》卷199,〈邊防15·突厥下〉,頁5452;《舊書》卷194下,〈突厥下〉,頁5179;皆意同。

9 《新書》卷218,〈沙陀傳〉,頁6153。

10 徐庭雲撰,〈內遷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頁11,以為蒲類海即今巴里坤湖,金娑山可能是尼赤金山。周偉洲著,《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429頁),頁352,以為金娑山即今阿爾泰山、蒲類海今巴里坤湖。陳守忠著,《河隴史地考述》(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283),頁69,沙陀磧即今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在天山北麓。

11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8冊(國家文物局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2月;518頁),〈武周郭智與人書〉,頁494。

以其地爲西伊州（貞觀六年改伊州，今新疆哈密），¹²唐始於西域置州郡。時西突厥，因部落間爭奪汗位，局勢動盪，貞觀七年（633）泥孰莫賀設爲部落擁立，爲求唐之支持，遣使詣闕，太宗遣劉善因持節冊其爲吞阿屢拔利邲咄陸可汗。¹³

貞觀八年（634）利邲咄陸可汗死，弟同俄設立，即沙鉢羅啞利失可汗（以下簡稱「啞利失」）。啞利失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即碎葉川，今巴爾喀什湖南之楚河）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啞利失失眾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啞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亦敗，啞利失復得故地。然未幾，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以下簡稱「咄陸」）。咄陸既立，與啞利失大戰，殺傷甚眾。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今伊犁河）以東屬咄陸，以西屬啞利失。¹⁴自是西突厥分兩國。

西突厥咄陸、啞利失相攻之際，貞觀八年十二月，唐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谷渾；九年（635）閏四月，平吐谷渾，¹⁵清除了通往西域之障礙，十月，處月遣使入貢。¹⁶

貞觀十三年（639）咄陸與啞利失之臣俟利發通謀，啞利失窮蹙，逃奔鐸汗（即拔汗那，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塔什干東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

12 《新書》卷 215 上，〈突厥上·頡利可汗傳〉，頁 6030。《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卷 193，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條，頁 6082。

13 西突厥自貞觀二年（638）統葉護可汗卒，到貞觀七年（633）吞阿屢拔利邲咄陸可汗即位期間，汗位爭奪戰不止，事詳《舊書》卷 194 下，〈突厥下·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頁 5182~3；同卷，〈突厥下·咄陸可汗泥孰〉，頁 5183；《通鑑》卷 193，唐太宗貞觀二年十二月條，頁 6061；同卷，唐太宗貞觀四年十二月條，頁 6086；卷 195，唐太宗貞觀六年七月條，頁 6097。唯劉善因冊立泥孰莫賀設時間，《通鑑》繫於貞觀六年，《舊書》、《新書·沙陀傳》繫於貞觀七年，今姑從七年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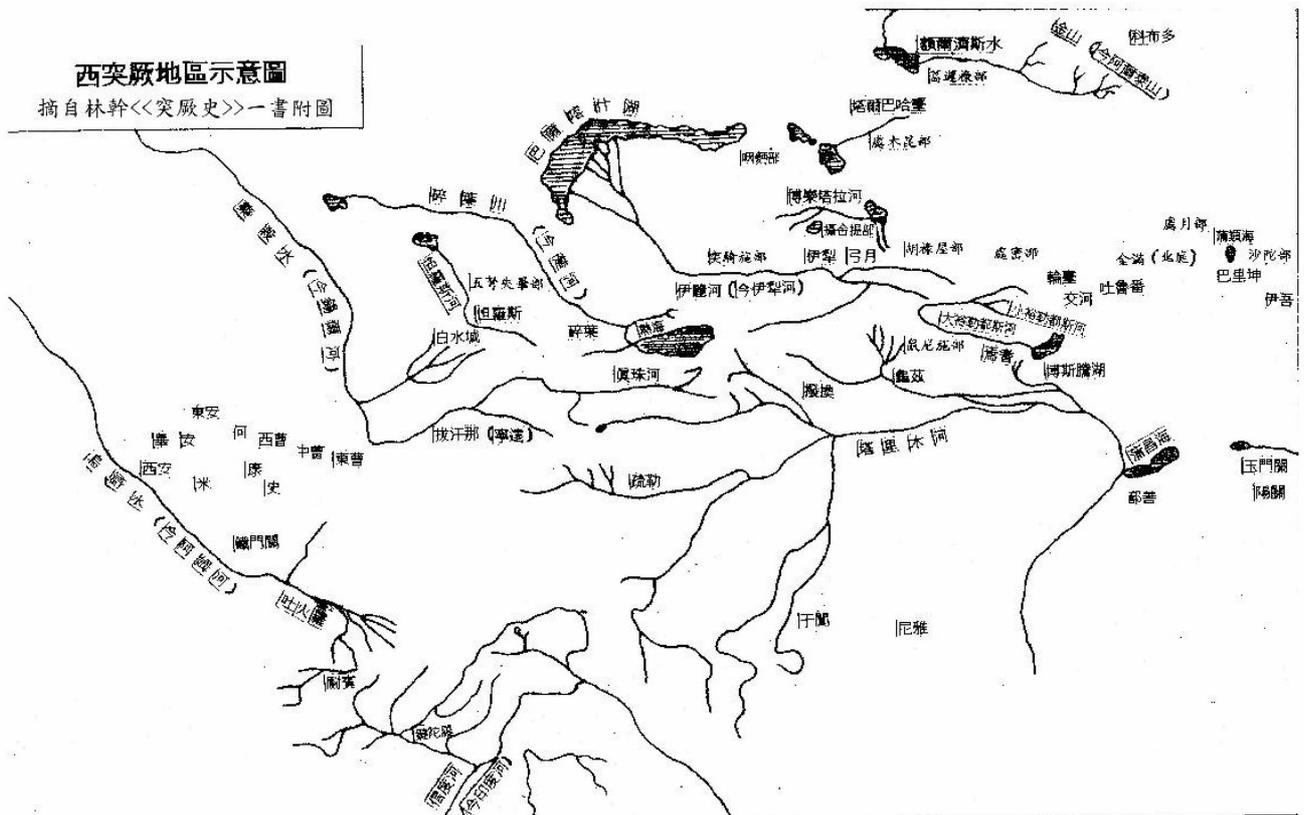
14 《舊書·突厥傳下》原誤作「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啞利失」（《新書·突厥下》《通鑑》所載亦同），沙畹撰、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23 年 1 月初版、51 年 9 月臺一版；373），頁 33~34，對此有考訂，茲改正。岑仲勉先生，《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第 1 版；257 頁），頁 13，認爲西突厥十箭或十姓之分，當自初有之，並非啞利失時始劃分十部。林幹，《突厥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 5 月第 1 版、6 月第 1 刷；301 頁），頁 126，由岑氏文引伸爲整頓十姓部落的管理體制，由啞利失派一高級官員前往各部，以掌握各部的實權。咄陸五啜爲：處木昆律啜、胡祿屋闕啜、攝舍提啜、突騎 施賀邏施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五俟斤爲：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啜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

15 《通鑑》卷 194，唐太宗貞觀八年十二月條，頁 6108；同卷，唐太宗貞觀九年閏四月條，頁 6110~3。另參《舊書》卷 198，〈西戎·吐谷渾傳〉，頁 5298~9；《新書》卷 221 上，〈西域上·吐谷渾傳〉，頁 6225，略同。

16 《通鑑》卷 194，唐太宗貞觀九年十月條，頁 6116。

勒（勤）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以下簡稱「沙鉢羅」）。沙鉢羅建庭於睢合水（即碎葉川），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牙於鏃曷山（今地不詳），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燭、觸水昆等國皆附之，仍以伊列水為境，¹⁷此時處月隸屬咄陸管轄。¹⁸同年，阿史那彌射（以下簡稱「彌射」）因被唐封為奚利邲咄陸可汗（小可汗），彌射族兄步真缺望，謀并彌射而自立，彌射懼，遂率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¹⁹其留者，咄陸令阿史那賀魯（以下簡稱「賀魯」）統之，賀魯居「多邏斯川（今額爾濟斯河），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眾」。²⁰

圖一：西突厥地區示意圖



17 《通鑑》卷 195，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十二月條，頁 6142；同卷，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十二月條，頁 6151。《通典》卷 199，〈邊防一五·突厥下〉，頁 5457。《舊書》卷 194 下，〈突厥下·沙羅咥利失傳〉，頁 5183。《新書》卷 215 下，〈突厥下·西突厥傳〉，頁 6060。諸書所載皆同。
 18 《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3。
 19 《通典》卷 199，〈邊防一五·突厥下〉，頁 5460；《舊書》卷 194 下，〈突厥下·阿史那彌射傳〉，頁 5188。皆載彌射於貞觀六年受封，貞觀十三年入朝；然步真何時入朝，史未明載，尚俟再考。
 20 《新書》卷 215 下，〈突厥下·西突厥傳〉，頁 6060。另參《通典》卷 199，〈邊防一五·突厥下〉，頁 5459；《舊書》卷 194 下，〈突厥下·阿史那賀魯傳〉，頁 5186；所載皆略同。

貞觀十四年（640）八月，交河行軍大總管侯君集滅臣屬於西突厥之高昌，九月，唐以其地置西州（今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在縣東南、勝金口南二堡阿斯塔那和三堡哈拉和卓中間），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遺址在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北約十二里，當地俗稱「破城子」），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遺址在今新疆吐魯番西約十公里的雅爾湖鄉、雅爾乃孜溝中間的土崖上），留兵鎮之。²¹其中庭州，如圖一所示，鄰近處月、處蜜之游牧地。

貞觀十五年（641）咄陸殺沙鉢羅，并其國，弩失畢部不服，叛去。咄陸既併西部，於貞觀十六年寇伊州，且遣處月、處蜜二部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²²未幾，咄陸奔吐火羅，弩失畢部遣使詣闕，請更立可汗，乃冊立乙毗射匱可汗（以下簡稱「乙毗射匱」）。乙毗射匱既立，常以兵迫賀魯，貞觀二十二年（648）賀魯降唐，徙其部於庭州之莫賀城，²³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²⁴

唐太宗殂，高宗永徽二年（651），賀魯起兵叛唐，自稱沙鉢羅可汗，取咄陸可汗故地，處月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單道惠，與賀魯連和，引兵據牢山；三年（652），唐遣弓月道行軍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西擊賀魯，斬孤注於牢山；²⁵五年（654），即以處月地置金滿州，²⁶以安撫降部。顯慶二年（657）唐復遣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大總管，討賀魯，賀魯被擒，西域復平，唐分賀魯地為州縣，以處諸部；置崑陵都護府統五咄陸部，以阿史那彌射為都護，置濛池都護府押五弩失畢部，以阿史那步真為都護，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管轄。²⁷處月部之金滿州，於部落劃分上，隸崑陵都護府。²⁸

21 《通鑑》卷 195，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八月、九月條，頁 6154~6。另參《舊書》卷 198，〈西戎·高昌傳〉，頁 5295~6；《新書》卷 221 上，〈西域上·高昌傳〉，頁 6221~3；皆略同。

22 《通鑑》卷 196，唐太宗貞觀十六年九月條，頁 6177。另參《舊書》卷 194 下，〈突厥下·乙毗沙鉢羅葉護傳〉，頁 5185；《新書》卷 215 下，〈突厥下·西突厥傳〉，頁 6059；皆略同。

23 《通鑑》卷 199，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四月條，頁 6256~7；《舊書》卷 194 下，〈突厥下·阿史那賀魯傳〉，頁 5186；皆載賀魯於貞觀二十二年入朝。而《通典》卷 199，〈邊防一五·突厥下〉，頁 5459，載其貞觀二十三年入朝。

24 《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3。

25 《通鑑》卷 199，唐高宗永徽二年十二月條，頁 6277；同卷，唐高宗永徽三年正月條，頁 6277。另參《新書》卷 215 下，〈突厥下·西突厥傳〉，頁 6061；卷 218，〈沙陀傳〉，頁 6154。

26 《新書》卷 43 下，〈地理志〉七下，頁 1131，「金滿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處月部落置為州，隸輪臺。龍朔二年為府」；卷 218，〈沙陀傳〉，頁 6155。

27 《通鑑》卷 260，唐高宗顯慶二年十二月條，頁 6305~8。另參《舊書》卷 194 下，〈突厥下·阿史那賀魯傳〉，頁 5186；《新書》卷 215 下，〈突厥下·西突厥傳〉，頁 6062~3；皆略同。

28 《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4，云：「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為都護」，由此推論處月部受崑陵都護管轄。

然彌射、步真不為西突厥諸部所服，導致西突厥諸部屢叛，²⁹西突厥別部突騎施因此興起，³⁰成為西突厥共主。時東突厥默啜、吐蕃亦窺伺西域，武后長安二年（702），唐於庭州設置北庭都護，³¹總領天山北路之軍政，此約西突厥五咄陸部之領域；處月酋長沙陀金山，亦於此時被任命為金滿州都督。³²

據《新唐書·沙陀傳》所載，李克用之祖先即上溯至沙陀金山，〈傳〉云：「龍朔初（約 661），以處月酋沙陀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702），進為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約 712）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開元二年（714），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為鄯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死，子骨咄支嗣。天寶初（約 741），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從肅宗平安祿山，拜特進、驍衛上將軍。死，子盡忠嗣，累遷金吾大將軍、酒泉縣公」。關於此段記載，吾人可以提出幾點看法：

一、「長安二年，進為金滿州都督」之因，前已敘述，應與北庭都護府之設立有關，沙陀金山可能於北庭設置時受封。

二、「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事，查閱史籍，玄宗先天年間左右並無吐蕃侵北庭事，當時唐、蕃正處於休兵狀態中，因中宗景龍元年（707）以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三年（709）吐蕃贊普遣其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³³直到玄宗開元二年（714）八月，吐蕃將盆達延將兵寇臨洮，入攻蘭、渭，³⁴唐、蕃干戈再起；又先天年間，西域地區尚稱平靜，並無動亂，故輔國徙部北庭原因，尚俟博考。而〈沙陀傳〉記輔國入朝事，與《資治通鑑》載「（開元二年）十二月，沙陀金山率所部入朝」相互抵觸，³⁵究係何人入朝，

29 參《新書》卷 215 下，〈突厥下·西突厥傳〉，頁 6064，及《通鑑》所載，

30 《新書》卷 215 下，〈突厥下·突騎施烏質勒傳〉、〈突騎施車鼻施啜蘇祿傳〉，頁 6066~9。突騎施大酋烏質勒約於武周時期（約 690）併有西突厥故地，中宗神龍二年（706）烏質勒卒，其子娑葛繼位，開元二年（714）娑葛為東突厥默啜所殺，突騎施別部車鼻施啜蘇祿，收合其種，復雄西域。開元二十六年（738）六月，蘇祿為其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所殺，都摩支立蘇祿子吐火仙骨啜為可汗，莫賀達干怒，請兵於唐，唐遣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之，開元二十七年（739）蓋嘉運擒吐火仙，唐之聲威復振西域，突騎施勢力遂衰。

31 同註 6。

32 《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4。

33 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見《通鑑》卷 208，唐中宗景龍元年四月條，頁 6610。吐蕃迎金城公主，見《通鑑》卷 209，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條，頁 6637。另參《舊書》卷 196 上，〈吐蕃傳〉上，頁 5226~8；《新書》卷 216 上，〈吐蕃傳〉上，頁 6081。

34 《通鑑》卷 211，唐玄宗開元二年八月條，頁 6704；《新書》卷 216 上，〈吐蕃傳〉上，頁 6081。《舊書》卷 196 上，〈吐蕃傳〉上，頁 5226~8，則謂吐蕃大將「盆達焉」寇臨洮軍。

35 《通鑑》卷 211，唐玄宗開元二年十二月條，頁 6706。

伯希和認為是沙陀輔國，³⁶今姑從之。

三、有關「天寶初，回紇內附，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之事，可能為後人虛飾之辭，實際之情況是沙陀「與北庭相依，亦屬於迴紇」。³⁷天寶初，西突厥強部突騎施勢衰；而天寶四載（745）回紇骨力裴羅（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唐冊為懷仁可汗）攻殺東突厥白眉可汗，盡有東突厥故地，東極室韋，西抵金山，³⁸因地緣關係（見圖一），處月所部於此際可能又轉臣於回紇。五代、宋初之人孫光憲（約 928~968），即為認李克用出於回紇部。³⁹

沙陀部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唐貞觀中，其後因西突厥內亂，唐太宗、唐高宗經營西域，與西突厥發生衝突，處月部所屬的沙陀因為戰爭之故，而見於文獻。

第三節 歸附吐蕃

安祿山亂起（755），河西節度使治所涼州（今甘肅武威，河西轄涼、甘、肅、瓜、沙、伊、西七州）於代宗廣德二年（764）十月，陷沒於吐蕃，節度使楊志烈逃往甘州（今甘肅張掖），永泰元年（765）十月為沙陀所殺。⁴⁰涼州雖陷於吐蕃，其以西之地，如北庭、西州仍為唐守，然路不通，直至德宗貞元二年（786），借道回鶻（貞元初，回紇合骨咄祿毗伽可汗，請易回紇為「回鶻」）境始與唐朝取得連繫，時回鶻肆行抄奪，沙陀、三葛邏祿、白眼突厥等部，遂密附吐蕃，貞元六年（790），諸部引吐蕃共寇北庭，都護楊襲古引兵奔西州，北庭沒於吐蕃，

36 此據沙畹撰、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所引伯希和據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 14，檢出〈唐金滿州都督賀蘭軍大使沙陁公夫人金城郡君阿史那氏墓誌跋〉中之阿史那氏為步真之曾孫、斛瑟羅之孫女、懷道之長女，雖未著其夫名，必為沙陀輔國之妻，阿史那氏歿於 719 年，得年二十五歲，婚於十七歲時，則在 711 年，即輔國徙部北庭之前一年，722 年以妻突騎施可汗蘇祿之交河公主，乃其妹也（頁 79）。〈墓誌〉亦收錄於卷 65，頁 4988。

37 《舊書》卷 195，〈迴紇傳〉，頁 5207。另參《新書》卷 217，〈回鶻傳〉上，頁 6124~5。

38 《新書》卷 217 上，〈回鶻傳〉上，頁 6116。《通鑑》卷 215，唐玄宗天寶四載正月條，頁 6863。

39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 17，〈朱邪先代〉條，頁 121。孫光憲生存年代，請參《宋史》卷 483，〈荆南世家·孫光憲傳〉，頁 13956。

40 《通鑑》卷 223，唐代宗廣德二年十月條，頁 7164；《新書》卷 216 上，〈吐蕃傳〉上，頁 6088。《通鑑》將涼州陷沒吐蕃及節度使楊志烈為沙陀所殺之事，繫於同一時間，與《新書》卷 6，〈代宗紀〉，頁 172，謂：「（永泰元年）十月，沙陀殺（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同。安家瑤，〈唐永泰元年（765）—大曆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伯 2942）研究〉（收錄於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刷；232~264 頁）中，考訂出卷文第四十六篇〈伊、西、庭留後周逸構突厥使主，兼矯詔河已西副元帥〉牒文中之「使主」即楊志烈，其在巡內征兵，行至長泉（位伊州、北庭間）遇害（頁 259）。沙陀乃西突厥別種，故言「突厥」亦是。

吐蕃恐沙陀叛附回鶻，遂遷沙陀於甘州，⁴¹此為沙陀第一次東遷，而李克用祖朱邪盡忠即在其列。

《新史·唐莊宗紀上》即將李克用之先世上溯至朱邪盡忠，且反駁《舊史》源於拔野之說，稱：

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

太宗二十二年（648），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652），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六年，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指朱邪赤心，即李國昌）始賜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綜合上述，《舊史·唐武皇紀上》認為李克用之祖先係貞觀時期的拔野；《新書·沙陀傳》溯源至高宗時期的沙陀金山；《新史·唐莊宗紀上》則僅上推至貞元年間的朱邪盡忠。諸書所載差異雖大，然對其曾祖朱邪盡忠降於吐蕃之事，皆無異辭，及《資治通鑑》參考諸說，亦只溯至朱邪盡忠為止，在參閱各相關史料後，筆者亦認為《新五代史》、《資治通鑑》所載，當較可信。而活躍於唐初的朱邪闕俟斤阿厥、朱邪孤注、沙陀金山、沙陀骨咄支、沙陀輔國等人，應為處月部之大酋，故見於史冊，而沙陀則為其下所轄之小部落，正如同歐陽氏所言「微不足錄」，其得以為後人所知，如後詳述。

又如圖一所示，因處月、沙陀牧地位於東突厥（後起者回鶻）、西突厥（後起者突騎施）、唐朝、吐蕃四大勢力衝突點，故常依其強弱盛衰，而臣服於強權下。

第四節 降唐內徙

德宗貞元六年（790），吐蕃攻陷北庭，一直居住在沙陀磧附近的沙陀部落，遂為吐蕃徙於甘州並役屬之，可謂沙陀第一次東遷，吐蕃因沙陀「馳射趨悍過

41 《舊書》卷 195，〈迴紇傳〉，頁 5209。而《新書》卷 217 上，〈回鶻傳〉上，頁 6124~5；卷二 218，〈沙陀傳〉，頁 6154；惟言貞元中，吐蕃遷沙陀於甘州。

之，倚其兵，常苦邊」。⁴²貞元中（約 797）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其與回鶻交通，欲遷之河外（今青海黃河以北之地），沙陀懼遷，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至於沙陀懼遷原因，文獻則無記載，筆者推測當與河外生活環境與甘州地區艱苦、不易生存有關。

憲宗元和三年（808）六月，朱邪盡忠帥部落三萬，循烏德鞬山（今杭愛山）東走，吐蕃追兵窮追不捨，沙陀與吐蕃自洮水轉戰至石門（屬原州，今甘肅固原北），凡數百合，盡忠戰死，士眾死者太半，執宜帥其餘眾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今寧夏靈武）降，靈鹽（治靈州）節度使范希朝聞之，自帥眾迎於塞上，置之鹽州（今陝西定邊），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未幾，盡忠弟葛勒阿波又帥眾七百詣希朝降，詔以為陰山府都督。⁴³此為沙陀部第二次東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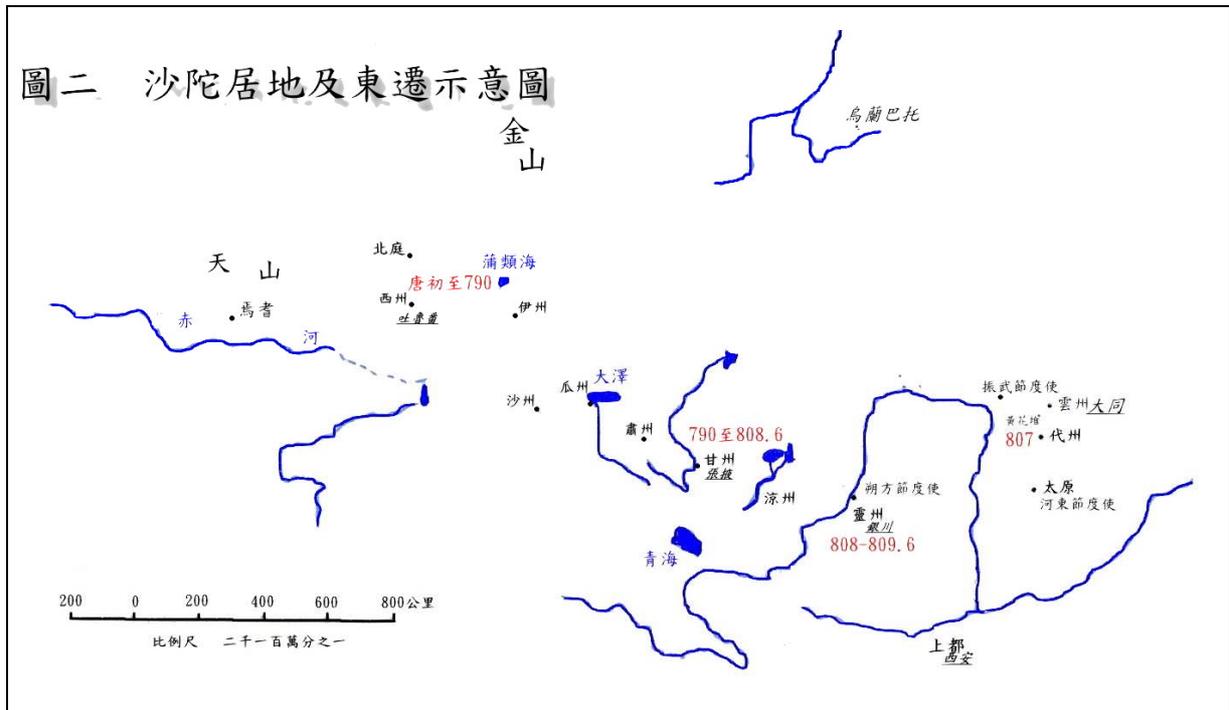
元和四年（809）六月，范希朝遷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復，又部眾多，恐長穀價，⁴⁴乃命沙陀悉從希朝赴河東。希朝選其族驍勇者赴任，號沙陀軍，而處餘眾于定襄川（今山西牧馬河流域），克用祖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今山西懷仁鎮南），⁴⁵此為沙陀第三次東遷，進入代北地區，為朝廷鎮守河東邊防。

42 《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6。

43 《通鑑》卷 237，唐憲宗元和三年六月條，頁 7651~3；又文末載「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強」，實有誤，因元和四年沙陀即與范希朝赴鎮河東，沙陀從此隸河東軍。另參《新書》卷 218，〈沙陀傳〉，6154~5。又，陳守忠撰，《河隴史地考述》，頁 69，以為《通鑑》所記路線，顯然有錯誤，陳氏以為，鄯、洮一帶為當時為吐蕃占領，如順洮水而走，有被全部圍殲的可能。且烏德鞬山與洮河，是南轅北轍。考當時甘州東北有龍首山，故沙陀東遷路線應是循龍首山東南走，經民勤綠州（因涼州為回鶻所據），再循今景泰縣一條山，由靖遠渡河至原州石門關。楊建新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頁 340，則認為洮水乃弱水之誤，而沙陀遷移路線，乃北行至回紇地區，再東遷，沿路遭吐蕃襲擊，部眾逃散張掖、武威北部，一小部分（約二千騎）東逃至今寧夏回族自治州靈武地區。

44 沙陀從范希朝詣河東之因有三：1.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復。2.部落眾多，恐長穀價。以上兩因，見《通鑑》卷 237，唐憲宗元和四年六月條，頁 7660~1。3.其餘種落本欲置之大同川，其川接生奚路，慮河冰合，其眾西走。見《冊府》卷 956，〈外臣部〉，〈種族門〉，頁 11252。

45 《通鑑》卷 237，唐憲宗元和四年六月條，頁 7660；《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5；皆言處餘眾於定襄川，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舊史》並無此記載。《新史》卷 4，〈唐莊宗紀〉上，頁 31，載執宜居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冊府》卷 956，〈外臣部〉，〈種族門〉，頁 11252，謂處沙陀餘眾於「襄州谷中」。神武川之黃花堆，唐時在雲州境內，據嚴耕望先生指出在今山西懷仁縣南二三十里處（見氏著《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卷，〈河東河北道篇參渠—太原北塞交通諸道〉，頁 1378）。《冊府》所記「襄州」恐為「定襄川」之誤。而《新史》所載「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定襄」恐為「雲中縣」之誤，據《新書》卷 39，〈地理志〉三，頁 1488，雲州領雲中一縣，「貞觀十四年（640），自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於此置，因為定襄縣。今治，即後魏所都平城也。永淳元年，為賊所破，因廢雲州及縣。開元二十年（732），與州復置。仍改定襄為雲中縣」。



總而言之，德宗貞元六年（790）到元和四年（809）的二十年中，沙陀歷經三次大規模之遷徙。第一次是貞元六年，吐蕃陷北庭，強遷其於甘州役屬之；第二次是元和三年，為吐蕃所逼而奔靈州降唐，范希朝處之於鹽州；第三次是元和四年，范希朝赴任河東，懼其叛附吐蕃，遂命沙陀隨希朝赴鎮，希朝置其眾於代北。案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即起於此，⁴⁶定都平城（即唐之雲州）；唐初平東突厥，曾置降胡於塞下，⁴⁷歷百年來已為內徙胡族根據地，胡、漢雜處。案九世紀中後期，活躍於代北及其鄰近地區的民族，除沙陀外，尚有吐谷渾、回鶻、奚、契丹、達靺、契苾⁴⁸等等。此後沙陀遂定居於代北，部族繁衍，故史籍稱「（後）唐自

46 《通鑑》卷 87，晉懷帝永嘉四年十月條，頁 2752~3，載「（拓拔）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劉）琨求陁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援，乃徙樓煩、馬邑、繁峙、崞五縣民於陁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47 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唐太宗君臣曾討論降胡之處置問題，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夏州都督竇靜以為：「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中書令溫彥博以為：「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秘書監魏徵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最後，唐太宗採用溫彥博之議，處東突厥降眾於塞下。詳見《通鑑》卷 193，唐太宗貞觀四年四月條，頁 6075~7；《舊唐書》卷 194 上，〈突厥傳〉上，頁 5162；《新唐書》卷 215 上，〈突厥傳〉上，頁 6037。另參章羣先生〈唐代降胡安置考〉，新亞學報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42 年 2 月），頁 245~329。

48 吐谷渾事見《新唐書》卷 221 上，〈西域上·吐谷渾傳〉，頁 6228，載安史亂起，吐谷渾殘部徙朔方、河東。回鶻事見《舊唐書·回紇傳》、《新唐書·回鶻傳》。回鶻阿布思族後裔，於中晚唐時，如李茂勳（僖宗乾符元年~乾符三年，875~876）位至盧龍節度使，王廷湊（穆宗長慶元年~文宗大和八年，821~834）位至成德節度使。奚事見《新唐書》卷 219，〈北狄·奚傳〉，頁 6173~6。契丹事見《新史》卷 72，〈四夷附錄一·契丹傳〉，謂契丹於唐末時入寇幽、薊，且勢力已達代北地區。達靺事見《新史》卷 74，〈四夷附錄三·達靺傳〉，頁 911。契苾事見《新唐書》卷 217 下，〈回鶻下·契苾傳〉，頁 6142，謂：「大和中，其種帳附於振武。」

號沙陀，起代北」⁴⁹「武皇（指李克用）肇跡陰山」。⁵⁰安置內徙降胡於邊區，一直是唐朝招降外族政策，除了誇耀朝廷的恩澤外，最大的功用是為朝廷守邊，發揮以夷制夷的功效。

文宗大和四年（830）柳公綽鎮河東，「奏陞北沙陀素為九姓、六州所畏伏，請委執宜治雲、朔塞下廢府十一，料部人三千禦北邊，號代北行營，授執宜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隸河東節度」。⁵¹執宜既任官於大唐，開始了代北地區的長期經營。

案「陞」指的是代州之陞嶺（今雁門關），而所謂代北，主指陞嶺以北的雲（今山西大同市）、朔（今山西朔縣）、蔚（今河北蔚縣）三州，原轄於河東，武宗會昌年間（841～844），以回鶻入寇塞北，會昌三年朝廷分雲、蔚、朔三州置大同都團練使，四年升為大同都防禦使。⁵²沙陀部落最主要就在這三州繁衍生息。

文宗開成五年（840）十月（該年正月文宗卒，武宗即位），回鶻牙帳為黠戛斯所破，⁵³殘部另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勢力向南逃遁，接近中國北塞，威脅天德、振武、河東。會昌二年（842）四月，回鶻嗚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降唐，六月，賜嗚沒斯所部為歸義軍，賜姓李思忠，九月，李思忠即奏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⁵⁴三年（843）正月，河東節度使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忠武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回鶻烏介可汗牙帳，大破回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回鶻亂平。⁵⁵朱邪赤心，即李克用之父，平回鶻之亂，居功不小。當時的宰相李德裕，亦曾稱許「沙陀部落比在太原衙內，性至循良，於人情狎熟，不令別人管領亦得」，⁵⁶沙陀於時人之印象為「性至循良」，又助回鶻有功，此後，河東常以沙陀隨行征討。例

49 《新史》卷 36，〈義兒傳〉序，頁 384。

50 《舊史》卷 26，〈唐武皇記〉下，頁 363，〈史臣曰〉。

51 《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5。另參《通鑑》卷 244，唐文宗大和四年三月條，頁 7870。唐代九姓之名稱，所指有三：一、包括回紇之鐵勒九姓部；二、包括回紇九部之回紇九姓部；三、中亞之九姓（即昭武九姓）（見桑原鷺藏著、何健民譯，〈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頁 905）；此處所指者為中亞之九姓。六州，指的是河曲六州胡，六州胡本居靈、夏境內，後因吐蕃之逼，於德宗貞元二年東走石州，河東節度使馬燧將之遷往雲、朔之間（《通鑑》卷 232，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頁 7477）。

52 《新書》卷 65，〈方鎮表〉二，頁 1819。

53 《通鑑》卷 246，唐文宗開成五年十月條，頁 7947。另參《新書》卷 217 下，〈回鶻傳〉下，頁 6130～2。而有關黠戛斯之歷史，見《新書》卷 217 下，〈回鶻下·黠戛斯傳〉下，頁 6146。

54 《通鑑》卷 247，唐武宗會昌二年九月條，頁 7967。另參《新書》卷 217 下，〈回鶻傳〉下，頁 6132。

55 《通鑑》卷 247，唐武宗會昌三年正月條，頁 7961。另參《舊書》卷 161，〈石雄傳〉，頁 4235；《新書》卷 171，〈石雄傳〉，頁 5195～6；卷 217 下，〈回鶻傳〉下，頁 6132。

56 李德裕，《李文饒文集》卷 14，〈論用兵二·請何清朝等分領李思忠下蕃兵〉，頁 11。

如，會昌四年(844)曾助平澤潞劉稹；⁵⁷宣宗大中元年(847)吐蕃誘党項、回鶻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朱邪赤心爲前鋒，破吐蕃於鹽州。⁵⁸赤心善戰，名聞代北。

朱邪執宜保神武川時，河東節度使柳公綽以「沙陀素爲九姓、六州所畏伏」，故任之官職，以收其心，執宜既受重用，乃盡力守邊，塞外「雜虜」自是不敢相犯。至朱邪赤心時，屢與「諸部」連兵，助平回鶻、吐蕃，因而受到唐室重視。

經過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二代的長期經營，代北雖於會昌中曾受到回鶻入寇的打擊，沙陀部落仍在荒涼的邊區持續著艱苦的守邊生活，藉由參與唐朝平定內亂及外患機會，成爲驍勇善戰部落。

第五節 結論

沙陀部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唐貞觀中，其後因西突厥內亂，唐太宗、唐高宗經營西域，與西突厥發生衝突，處月部所屬的沙陀因爲戰爭之故，而見於文獻。因沙陀牧地位於東突厥（後起者回鶻）、西突厥（後起者突騎施）、唐朝、吐蕃四大勢力衝突點，故常依其強弱盛衰，而臣服於強權下。

德宗貞元六年（790）到元和四年（809）的二十年中，沙陀部落在朱邪執宜的率領下，曾歷經三次大規模之遷徙。至元和四年（809）六月，遷至代北地區。經過朱邪執宜、朱邪赤心二代的長期經營，成爲代北強大的部落。

57 《新書》卷 218，〈沙陀傳〉，頁 6156。《李文饒文集》卷 16，〈論用兵四·魏城入賊路狀〉，頁 4，曾提及「沙陀馬軍五百就榆社」，此文撰於會昌四年四月五日，討昭義劉稹之際。

58 《通鑑》卷 248，唐宣宗大中元年五月條，頁 8030。另《新書》卷 172，〈王智興附王宰傳〉，頁 5204，唯載：「吐蕃引党項、回鶻寇河西，詔統代北諸進擊」，此代北諸軍，應包括沙陀。

參考書目

一、 文獻

李德裕(唐)撰：《李文饒文集》二十卷，上海涵芬樓借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收錄於《四部叢刊集部》第三十六冊，臺北，臺灣商務書局，民國71年。

脫脫(元)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4263頁。

司馬光(北宋)撰、胡三省(元)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二九四卷，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6年1月臺10版；9612頁。

歐陽修(北宋)、宋祁(北宋)撰：《新唐書》二二五卷，臺北：鼎文書局，民國81年1月7版；6472頁，索引64頁。

劉昫(後晉)等撰：《舊唐書》二百卷，臺北：鼎文書局，民國81年5月7版；5479頁。

孫光憲(北宋)撰：《北夢瑣言》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181頁。

王欽若、楊億(宋)等編：《冊府元龜》一千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6月1版、1988年8月3刷；11741頁。

歐陽修(北宋)撰、徐無黨(宋)注：《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版4刷；943頁。

杜佑(唐)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二百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6月2刷；5661頁。

董誥(清)等編：《全唐文》一千卷，附陸心源輯《唐文拾遺》七十二卷、俞樾輯《唐文續拾》十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7月北京3刷；11360頁。

二、 著作

岑仲勉先生，《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版；257頁。

沙畹撰、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23 年 1 月初版、51 年 9 月臺一版；373 頁。

周偉洲著，《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 年 9 月；429 頁。

林幹，《突厥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 5 月第 1 版、6 月第 1 刷；301 頁。

陳守忠著，《河隴史地考述》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 年 11 月；283 頁。

楊建新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2 月；頁 580。

嚴耕望著，《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卷—河東河北地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74 年；1792 頁。

三、期刊論文

安家瑤，〈唐永泰元年（765）—大曆元年（766）河西巡撫使判集（伯 2942）研究〉，收錄於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5 月，686 頁），頁 232~264。

徐庭雲撰，〈內遷中原前的沙陀及其族源〉，《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 年第 6 期，頁 10~16。

桑原鷺藏著、何健民譯，〈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武大文哲季刊》第 5 卷 1 期（民國 25 年），頁 423~458。

章羣撰，〈唐代降胡安置考〉，《新亞學報》第 1 卷第 1 期（民國 42 年 7 月），頁 245~329。

